

# 春閨夢裡人

## 我在澎湖野戰部隊

夏祖焯(夏烈)

“Old soldiers never die, they just fade away.” -麥克阿瑟將軍在國會演講詞

有一天，海上風浪大，向南望去，落日餘暉的遠灘中有塊不小的石礁，問巡灘員那是什麼？他說太遠看不清楚，可能是一塊突出海面的巨石。我修過工程地質的課，認為這一帶海灘平整，不應有大岩石突然冒出，他聳聳肩未回答。頂風走了一陣子，到了石礁面前，才發現是一座廢棄的碉堡，多年沙灘移位，所以立於水中。碉堡的機槍眼洞上長滿青苔，灰色混凝土堡體已風化為黑色。由此，想起澎湖那片海灘。我曾在野戰部隊步兵連任少尉預備軍官，一年多的服役不斷移

防，農村、營房、山頭、海灘、機場、小鎮、漁村……。那一段回憶最難忘？也說不上來。

那是數十年前，駐守在馬公島的小漁村，數千尺寬大沙灘略成半月形，灘的兩頭岩崖上有兩座小碉堡，各有一門小砲，釘住海面，防止共軍陸戰隊在此搶灘。漁村很小，但有一間由里長(也是村長)開的雜貨店及一座不小的廟。廟兩邊廂房住著連長、副連長，廂房外兩排長屋，儲放軍需品如毯子、彈藥、一些糧食及公文等。小小漁村會有不小的

廟，顯然是為了保佑出海平安，減少海難。因交通不便，地處偏僻，不可能有外地香客來奉，廟祝也就將這些房屋租給軍方了。那年代國家貧困，吃得不好，有舟山漁村來的士官懂魚性，能在碉堡上看海面顏色判斷出魚群，然後拉手榴彈扔下去炸魚，魚翻白肚飄上來就是大家加菜。碉堡下石灘沖上許多貝殼，五彩繽紛，比觀光店買的還好看，我搜集大袋，帶回臺北送親友，贏得他們誇讚。

村民大約數百人，沒有餐館，當然也不可能有洗衣店或澡堂。我們在井邊沖澡，井水略帶鹹味，有些黏。村內還有一家小磚瓦廠，幾個女工，竟然都長得標緻，都沒上過學。她們偷窺漁村小伙子及軍官的動作，傳播一些謠言，打情罵俏，盼望著一段不可能成形的愛情。還有一家海灘旁的製魚罐頭工廠，每天蒸魚爐火不斷。小魚就在沙灘鋪的帆布上暴晒，腥味招來許多蒼蠅，我們市面上買的魚罐頭，就是這樣製作的。製魚工廠的女兒名叫桂枝，二十歲左右，唸過幾年小學，體態豐腴，眯眯眼飄來飄去，如細細品嚐，頗有風味。連長和我同姓夏，湘人，一來駐防，就對她有興趣，託人送信給她。信上寫什麼，不知道，我想也不可能寫什麼。另一位羅排長，川人，告訴我他對桂枝也有興趣，但從未採取任何行動。後來回憶這些事，自然會連想到大衛連執導的「雷恩的女兒」(Ryan's Daughter)。那英國軍官駐紮在敵對的愛爾蘭海邊漁村，與酒吧老板雷恩已出嫁給小學老師唯一的女兒，發展出難解的愛情，以及無從避免的悲劇。

因為漁村給軍人用的井水有些鹹黏，我在冬季每週去馬公的澡堂洗一次澡，澡堂是退役的楊州人開的。去洗次數多了，混熟了，有一次他以楊州口音半蓋嘴神秘的告訴我，男賓大眾池與女賓大眾池僅一牆之隔，有許多女人在那兒洗澡：『那塊牆上有很多小洞，你可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

呀！』我進池看了半天，也沒看到小洞——反正是被他耍了一招。

漁村每隔一段時期會有跑江湖賣藥的來演出。賣什麼藥？當然是春藥，壯陽補腎那種——人參補腎固精丸，二十世紀愛情的原子砲……狃狃狃！賣春藥的小團約四、五人，有打雜的，有妙齡妖豔的女郎助手，帶頭的五十多歲的略胖、中氣十足、一臉風乾福橘皮。大批民眾(就是全村老老少少及軍士官外省人)在拉線的電燈泡下聚集。先是吸引人的妙齡女郎上場頭陣，語詞扭捏，說來說去不能引起大眾興趣，甚至有人微微搖頭。到底，她是女郎，不敢說出怎麼樣的話來。這時，風乾福橘皮見勢不妙，親身批掛上陣，幾句話就導入正題，不但大膽、坦白、恩威並施，還用雙手及身軀做出肢體動作。我的台語並不靈光，但有這些補助動作助陣，完全進入狀況。這一場下來，包括一定出現的減價、附贈、買三送一等技巧，在不斷笑聲及贊譽聲下購者頗眾。小孩

也獲得最初的性教育，現在電影那種嚴格年齡分類在這種偏離漁村，見你的大頭鬼啊！以風乾福橘皮的口才、機智、群眾心理的認識及演出，引進入政府、商界、影劇界或政界一定大有可為，在小村子轉來轉去賣春藥，真是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啊！

我自工學院畢業，理應徵入工兵、通訊或技術兵種服役，但那一年入伍抽籤，與土木工程相關的竟有一些步兵缺，我抽中一個，入第51步兵輕裝師。輕裝師編制人員少，裝備輕便，機動力強，主要是進入山地及特殊地形作戰。當時51師是青年軍201師603團整編。整編的原因是603團及602團是孫立人將軍兵變的主力，所以一定要打散。是否真有叛變有不同說法，無論如何，當時孫嫡系部隊的軍官有三百多人都被逮捕或解職；經極嚴格訓練出來的孫立人「軍士隊」士官成員，後來都能升到上尉連長，但也就是到此為止，因為到底還是孫的嫡系，不可以升校官。



我們那師稱黃龍部隊，整編前舊部隊曾在馬尾作戰，後調金門參加古寧頭戰役，有些被俘的共軍士兵編入，但只能升到中士副班長最高，不可能升上士班長帶兵。我曾問輔導長被俘軍官呢？他說很快就處置掉了：『反正軍隊裡死一個人，就像死一隻狗一樣。』我當時相信他說的。但後來表舅張光直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時出過一本書「番薯人的故事」，內中提到四六事件他唸建中高三被捕，在牢中遇到古寧頭受傷被俘共軍團長（應是上校或大校），並沒有遭到刑罰，還抽美軍顧問送他的洋菸，並分給其他戰俘——我倒有興趣知道這些軍官後來的下落。有一次，李排副指著古副班長對我說：『那時他們這些古寧頭被俘的都被命令坐在地上，雙手圈在腦後，不得放下，不准亂動，一動就開槍射殺。』古寧頭一戰大勝穩住臺灣，造成日後兩岸分治的局面至今，也為八二三炮戰奠定基礎。古寧頭之役說是胡璉將軍打的。但我看此役專書又說是22兵團司令李良榮將軍打的，胡將軍是後來去收拾勝利成果。有時，政治關係超過軍事。某些老軍官告訴我的確是李良榮打的。

一些韓戰投奔來的「一萬四千反共義士」編入，也是最高只能升到中士副班長。義士告訴我，本來只有北韓士兵作戰，根本已抵不住聯軍，但中國志願軍突然連夜越過鴨綠江。聯軍看慣了北韓軍服及裝備，以為這些中國士兵是南韓軍隊，竟上前歡呼擁

抱，因而淪為俘虜。雖然所有軍官士官都有過作戰經驗，但是他們極少向我們預備軍官或充員兵提到戰場上的事，可能認為說了你也不懂。只有一次我問青年軍出身、溫文儒雅的李副連長有沒有殺過人，他說那時他任上等兵機槍手，對方衝上小坡，他開槍掃射，大概有十人左右倒下——我沒問他殺人感覺如何。有個反共義士鄒副班長蘇北人，在朝鮮戰場上打過美國鬼子。他告訴我：『軍人就是要打仗，不打仗沒事幹，打牌、下棋，那就不對勁兒。』我認為他真是那種人。

野戰部隊就是在戰場上廝殺的那一種，所以最好不要有思想，只要服從就夠了。那時的老士官有許多是農村拉夫拉來的。國共雙方輪流進佔村莊，那一邊拉到他，他就是那邊的兵，說不定戰場上遇到自己的弟弟就在眼前對方，那該怎麼辦，能下手嗎？他們都不識字，當然，後來軍中補習教育讓他們具備初小的教育，起碼能寫自己的名字。有一次野戰部隊來了個「不怕死運動」，還有考試，居然不是非選擇，還是十數題問答題。隔壁一個中士老芋仔毫不猶疑，每題都答同樣三個字：「不怕死」、「不怕死」、「不怕死」……。分數出來，居然比我們這些預官分數還高。他得意的說：『嘿嘿，軍隊裡的事，可不是你們能瞭解的。』

許上士是文書，也就是步兵連裡的知識份子。他臉上有麻子，所

以外號許麻子，當然還有鄒麻子，董麻子……。洪排附要我們猜四字成語的謎語：麻子照鏡子，是「個人觀點」；麻子演戲，是「群眾觀點」；還有麻子跳降落傘，是「天花亂墜」。現在年青人沒看過麻子，因為天花已絕跡多年。許上士一邊寫報表，一邊唱歌，百唱不厭的是「何日君再來」。後來輔導長告訴他是山口淑子(李香蘭)的歌曲，當時被禁。所以他改唱「未識綺羅香」。常常，當他唱到：「…空自迴腸，夢迴何處是家鄉，有浮雲掩月光……」時，總有些其他士官加入哼唱。這些今日我們稱「老芋仔」的軍人，那時大約多是30歲至40歲，他們在家鄉被拉壯丁時約20歲上下，有些更年青的可能先做勤務兵，到了18歲才能升為戰鬥兵(或雜兵)。一般說來，士官及尉級軍官都唱國語流行歌曲或地方戲曲，比如河南梆子、黃梅調、廣東戲、川劇等。到了少校階級，就要聽京劇了，這是當時的軍中文化。我看過姚樹華教授(「白銀帝國」導演)寫的短篇小說「天女散花」，就深刻的描繪出這種京劇文化及軍中的階級。

我們51師是春節前一天移防澎湖，乘坐在公海上截獲的俄羅斯油輪陶普斯號，由高雄港晚上開船。我們那一營坐統艙，連夜駛到馬公港外。太擠，空氣悶濁，連躺的地方都沒有，大家一肚子怨氣，幸好沒風浪，無人嘔吐暈船。營長一臉橫肉，是老粗，大家都不喜歡他。這時他站中心位

置，竟訓話：『等一下澎防部司令登船巡視，問大家好不好，要大聲說好。』說完四面起鬨大聲喊『好！好！好…』聲不斷。營長大怒：『誰喊的？』大家安靜。然後營長又訓：『如果司令官問大家累不累？就要回答不累。』說完，四面八方喊：『不累！不累！不…』營長怒得跺腳。等司令尹俊將軍登船，就不敢如此了。

我們在澎湖外海由船側依次踩繩網垂直下降，降到登陸艇（即水鴨子）上。因艇小，搖晃厲害，又沒受過陸戰隊搶灘訓練，大家趴在艇邊嘔吐。到了沙灘，水鴨子前方一塊門向下驟然跌開，一聲令下，我們端著步槍大聲喊殺搶灘。看電影上，以為水深頂多到腳踝，沒想到下半身都泡了海水。澎湖冬季風大，吹在濕冷的身上可不是味道。

然後行軍上拱北山，我們那一連被派去守衛美軍的雷達站。因經過一夜航行、水鴨子暈船、搶灘、濕冷風吹……，這一路上山可夠瞧了。邢連長是軍士隊出身，平時為人嚴厲，帶兵嚴格，無笑容；副連長是學生入伍的青年軍，溫和有禮，兩人一直有心結。這時連長向上爬山，臉色竟然蒼白，額頭都是汗珠。他停下來，靠著一塊大石頭，喘氣說：『你們先走，副連長帶隊。』副連長這下子可逮到機會了，走上遠一些，看不到連長，就對大家說：『連長平時嫖妓太多，體力比較差。』一些對連長不滿的軍

官也紛紛點頭：『嗯，嗯。』。我們的營房木造，似是原日軍留下的舊營房，上下兩層連板床，相當簡陋。那時輕裝師多只有軍官及士官，沒有兵。打起仗來才將士兵填入。我們這個連給美軍站崗，因為兵員不足，連軍官都得輪班。雷達站是個圓頂大球建築，裡面只有美軍。外面有二橫排較新營房，住空軍步兵，在外面才是我們陸軍步兵。這是有不同待遇等級的，比如空軍藍制服，就比較神氣好看。他們的輔導長是上尉，叼一根細長的雪茄。空軍抽的是「八一四」香菸，品質比我們陸軍的「九三牌」或「七七牌」軍菸要好（好像還有一種「克難牌」），雷達站裡的老美當然是抽高級的洋菸了。還有老美不穿軍服，是穿花花綠綠的便服。我因是該山頭唯一預官，略識洋文，被空軍步兵找去協調一件事，進入雷達站一次。乖乖，站裡有地板，有柔軟的沙發，還有電冰箱、酒吧，好像還有冷氣……，臺北都不太看得到。在那種普遍貧困的年代，那就是天堂——天堂是屬於美國人的。

因是軍官，我只須要輪我們營房的夜間巡崗，不須去站美國人的崗。但不時得去查崗，也順便與站崗的士官老芋仔（其實那時他們只有30多歲）聊聊天。他們會告訴我家鄉村裡的事，包括喜歡的姑娘，但從不說戰場上的事。有個山東口音很重的上士，唸過二年小學，高頭大馬，說話倒慢條斯理，人挺溫和的，不是殺氣

騰騰那種，我查他的崗聊得最久。有一次一個路人提著不少東西行過，上前很謙遜的問他去某地要走多久，依習俗稱他為「長官」。他不理，只跟我講話，路人站那兒等，覺得沒趣，就向前走開了。走沒多少步，他又喊要那人回來。然後告訴他去那處要走多久，路人趕緊鞠躬道謝。想想，又謙遜的問他：『不好意思，請問長官，剛剛問您，為什麼沒告訴我？』他回答：『俺沒看到你走過來，不知你走多快，怎麼能告訴你要走多久啊？』這種回答合乎邏輯，不能說不對，但我差點兒沒昏倒。

因為是個在大陸吃了敗仗的軍隊，軍人收入又極低，有些土氣，社會上普遍對軍人歧視。他們自己也知道，只是心照不宣。我在部隊曾結識一位能談得來30出頭的准尉軍人，大概初中程度，聰明正直，有上進心，對士兵士官也很照顧。退役後通信兩次。他曾來臺北，我不在家，留下聯絡電話，我沒立即回，因為忙著辦出國留學手續及籌款，旋即匆匆出國，此後失去聯絡。我不知他是否以為我是那種無情的預官。如是，他就錯了。但我又如何向他解說呢？何況，也許他也無意和我繼續來往，他有他的世界，像我這樣一個在野戰部隊裡來去匆匆，又以留美為前提，出身富裕家庭的預備軍官，為什麼要來攪亂他的世界呢？

我在美國曾遇到一位軍人出身的大學工程教授，有點土，和我們

這幫人並沒有什麼交往，因為成長背景、興趣及想法都不同，不是一種人，能談的也不多。他是孤兒，母親早亡，父親戰死於對日軍的常德會戰，所以是國家一路撫養的烈士遺族，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辦的孤兒學校唸書，相簿中還有一張夫人摟著他脖子的照片。以後他進軍校，退役入大學苦讀，最後留美取得博士學位，是那種忠黨愛國的人。只記得他曾告訴我們，有一年他們這些在美事業有成的軍屬孤兒被夫人在紐約寓所召見。夫人年邁，只能坐在椅子上，和藹的望著他們，他們排隊趨前致意，報答當年呵護養育之恩。這些當年的孤兒，如今兩鬢已白。他走到夫人面前，千言萬語，國仇家恨，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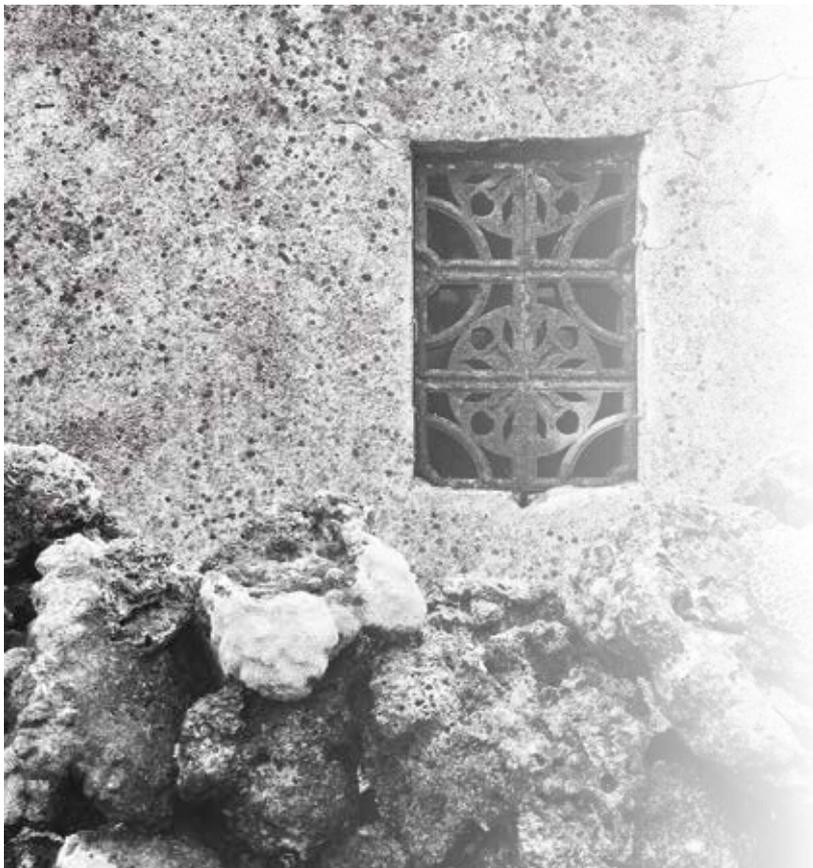
顏已改，全湧上心頭……。此刻，他百感交集，敬禮叫了一聲：『夫人……』嗚咽而淚流滿面，再也說不下去了，夫人頷首微笑，他行禮回座。敘說此事時他眼眶微紅。我不禁想起相關而又不相關的詩句：「座中泣下誰最多，江州司馬青衫溼」以及「一聲何滿子，雙淚落君前。」

野戰部隊是地上作戰單位，不適合四十多歲的士官兵，除非在廚房做伙伕兵，就算連部的雜兵在作戰時都得端槍上刺刀。我剛下部隊服役到臺中后里報到，遇到第一個江連長是結了婚的軍官，他似乎唸過初中，因為粗識幾個英文字。副連長就是個北方人老粗，直爽。報到是慢車由臺北愧

到臺中，再等車轉公路客運，一入營房立即加入晚點名集合訓話。因為士官及士兵總覺得軍官軍餉高，又整天命令他們出操做工，心中憤憤不平。副連長用他山東腔說道：『你們老說當官的舒服、錢多。俺告訴你，俺白天和你們一齊出操，吃了晚飯你們可以洗澡，上福利社，喝汽水聊天，俺們還得開會檢討，計劃明天，弄到很晚，比你們累得多了。』想想，又加上一句：『你們，哼，不生孩子就不知道屁疼。』這些話淺白易懂，比喻也符合兵的水平。

后里營區並沒有住多久，主要是訓練教育召集的步兵士官。訓練完了，部隊移防前不能閒置，就調我們去大安溪及大甲溪築堤防，其實是搬石頭。那群窮苦的士官告訴我軍人隨身帶三件寶：小刀、電光(手電筒)、洋火(火柴)。我問輔導長，他說沒那回事，軍人的三件寶是甩筆、搖錶、點火機-也就是說，筆要用幾下才出墨水，錶要搖才能走，打火機要點火才能用。

移防到臺南隆田，一個不起眼的地方。我也換了連隊。移防的原因不太清楚，好像是準備移到外島的前奏，又好像不是。我在臺南成大唸的工學院，所以有一個週末返回母校，處理一些去美國唸研究所的申請事宜。回程坐公路局客運已天黑，遠處曾數度有亮光閃爍，但是沒有隨後雷聲，或將下雨的徵兆。沒想到一到軍營門口，竟看到營區全黑。我問



衛兵怎麼回事？他回答：『你不知道剛才才有大地震嗎？』我說不知道。坐大巴士走小路車愧得兇，感覺不出地震。進了連隊營房，忽然二次強震又來了，我們衝出房門，連長大呼：『趴下！趴下！』大家趕快伏地，但是並沒有多少恐懼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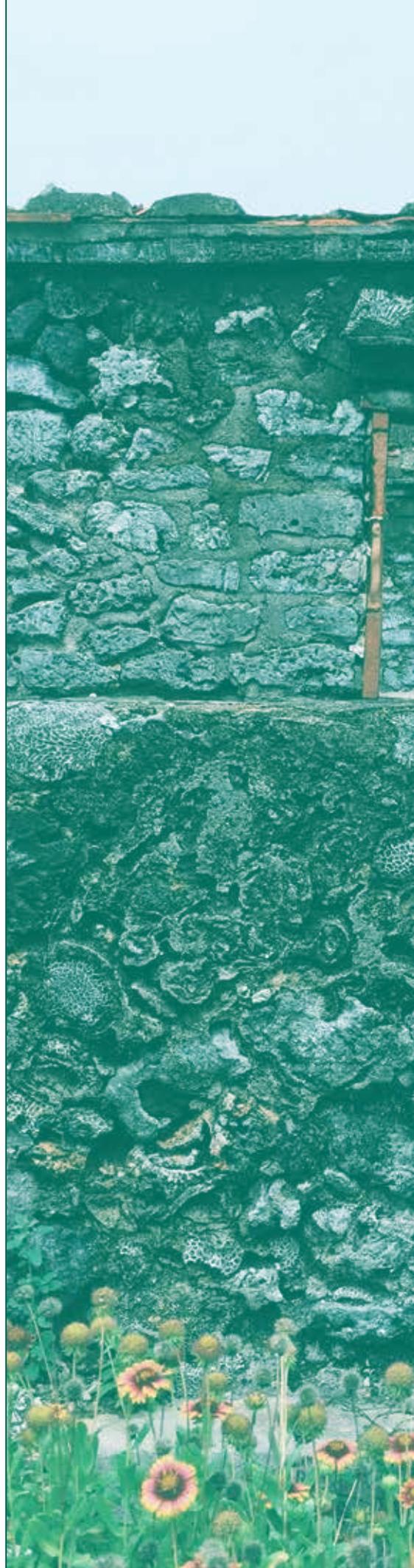
這次白河大地震死傷近800人，是我第一次經歷大地震，以後又經歷1989年的舊金山大地震及1999年臺灣的921大地震。三大我都沒受傷，甚至921大地震我因剛剛經過長途飛行，白天又忙了一整天，竟不知覺的睡過半夜的大地震。

剛由大陸撤退到臺灣時，兵慌馬亂，漫無法紀。我看張拓蕪的「代馬輪卒手記」，知道那時候亂到可以在海陸空三軍裡跑來跑去開小差，也不算逃兵。因為生活極度匱乏，填飽肚子都有困難，頂個別人的名字，起碼可以吃一份軍糧。有位後來在報界做到主管的韓老兄告訴我們，他那時頂著一個水兵的名字，水兵叫周磚，磚頭的磚。所以有一陣子我們都喊韓主任為「周磚」，他笑笑。張拓蕪曾到臺中大肚紙廠當警衛，廠裡有上百箱鈔票，每箱十多噸，是廢棄的金圓卷，法幣，關金，由廣州運來做紙漿之用。這些警衛拿來糊牆壁，有人找到五百萬元的，貼滿一房間。有個警士到基隆碼頭會妻子，竟有一賣橘子小孩告訴他銀圓卷仍然有效，一元可換一圓銀洋。這下子大家都變成了富翁，大麻袋

裝了銀元卷連夜運出。但是那時抓匪諜抓得兇，財不能露白，否則可能是對岸收買的酬勞，所以躲躲藏藏並沒有好日子過，甚至還有被捕及受不了自首的。反正橫財即使不生橫禍，也沒什麼好下場。由這件天方夜譚的事可看出當時有多亂！

我以後在美國看陳凱歌導演及張藝謀攝影的「黃土地」，片到最後，那些陝北農民求雨跳秧歌舞，鑼鼓喧天。讓我連想起農曆春節時51師在師部大場前的舞龍。各步兵團共出八條龍，排成一排，在司令台前交叉飛舞。這是我此生看過最壯觀、最熱鬧、技術最純熟的舞龍，比職業舞龍還精彩得多。為什麼不是呢？他們本來就是純樸農民，在大陸農村有舞龍傳統，再加上軍事訓練，當然會比別人舞得好。

這些士官年輕的也有三十剛出頭的，大多是少年兵開始，也就是先做做長官的勤務兵。有一個年輕的下士，廣東人，原本傘兵，是那種收入比較高、吃香的、神氣的兵種，但是犯了小案子，行為不良，所以被下放到步兵連來。在我們連裡，他也是「考管份子」——就是問題人物的意思。此人是連裡唯一能操流利台語的外省籍士官，台語歌唱得動人。有時向我借錢，當然借了是不會還的。我借給他，因為他教我唱台語歌。我母親是臺灣人，所以認為自己應該會唱些台語歌。至今還記得他教我「送君情淚」、「雨夜花」、「可憐戀



花再會吧」……等。他後來曾被一位副排長懲罰，竟生氣剃掉自己的眉毛，這是我生平僅見無眉之人，但是一直記得他唱那些歌時忘懷的表情，也是初次感受到台語歌是如此悽美動聽。

那時野戰部隊有懲罰的傳統，三十多歲的士官受到懲罰不是好看的，所以有時有「特殊事件」發生，也就是持械或手榴彈行兇，同歸於盡。有一次我在臺南一家小電影院，黑暗中聽到有人喊：『老子幹掉你！』觀眾頓時大亂奪門，要是拉手榴彈可不是好玩的。我對懲罰士兵一開始不習慣，後來入境隨俗，也有過打罵士兵。連長告訴我，兵不打，打仗時他就不敢殺人。但打罵對像多是士兵，不是士官。因為士官多已三十多歲，面子還是要保持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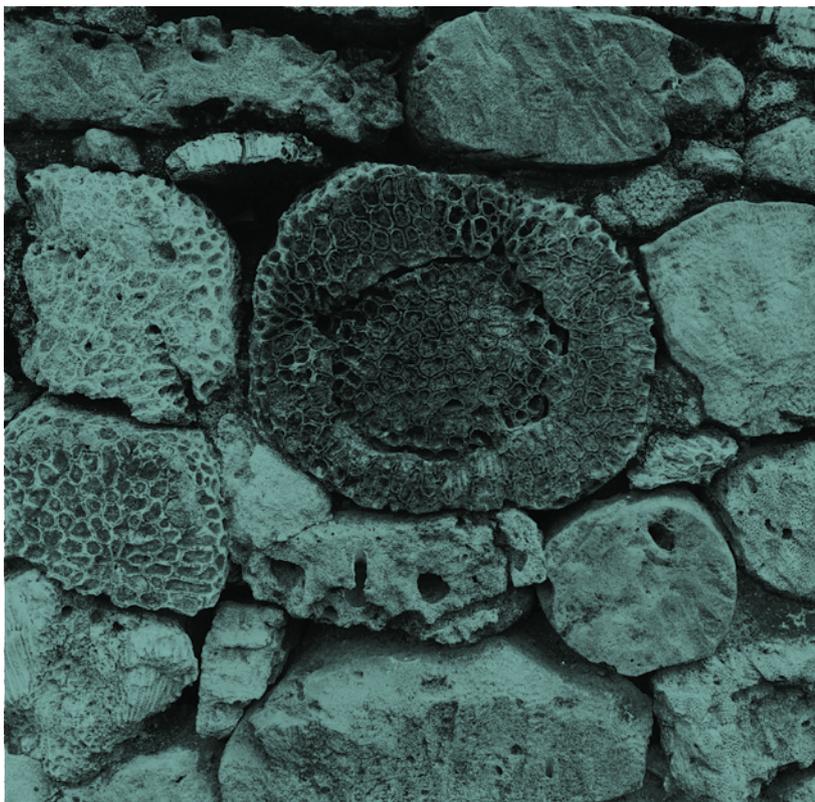
預備軍官都是大學畢業生，那時大學錄取率只有百分之十幾，家境較好，當然受到多關照。有一次司令來視察，特別召集幾個單位的預官講話。司令親切的問道各位好不好，吃得飽吃不飽？有個小子竟回喊吃不飽，大家也跟著喊：『吃不飽！吃不飽！』司令很生氣說：『吃不飽，當兵的就是要吃不飽！』下面一句沒說出來的可能是：才能打仗。

預官的入伍訓練三個月，那時多年都是在臺中成功嶺的預一師受訓。主要是出操、打靶、槍枝兵器；也有不少學科如地圖判讀，領袖訓詞、思想教育等，內容可

說相當充實。開訓第一週就排隊打預防針，但傳聞其實是打降低賀爾蒙 (anti hormone) 的針，免得我們胡思亂想。這種事似懂非懂，有人慎重其事的問醫官：『打了針，老二會不會變小？』醫官趕緊闢謠，免得引起騷動，大家會更胡思亂想了。

出操是比較辛苦，因為是暑假期間。有一次操練，遇到野外枯草自燃，火勢開始蔓延，我們水壺水都已喝光，怎麼辦？有人建議全連一百多人上去小便救火。好主意！正要上去，趙排長連聲阻止，說要是陰毛燒掉怎麼辦？這可是我們沒想到的。

連隊不是依各相同大學學生組成，而是依相同縣市成員編組。第一團全來自臺北市，我們第八連都來自房價較貴的兩、三個區，當然也比較洋派，要能唱幾句西洋流行歌曲，如貓王、披頭的才上道。每個月有一次「榮團會」(榮譽團結會)讓少爺兵們吐吐苦水，做些建議(誰要聽你的建議？軍隊是殺人的)，最後同樂會一番，給大家上台表演，自吹自擂、黃色笑話、唱歌(當然是唱洋歌)都行。有一次有個傢伙上來慎重其事的來了一段「英台與山伯」，還不是黃梅調，可能是閩南調或客家調，甚至更僻遠的。唱完大家面面相覷，則聲不得，也不敢笑。臺北東區怎麼有這號人物？然後他又說想再唱一曲，輔導長點頭。這次他唱的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— 落差如



此之大，我們幾乎全體昏倒。還有一次榮團會，有個小子耍寶，發起一個「效忠領袖運動」。這種事不能不通過，報到營裡、報到團部……最後全師響應此運動。臺中市各報新聞記者都來了，要那學生立正，高舉右手，做呼口號狀，照相。他那時呆了，沒想到耍個小寶鬧出這麼大的代誌來，明天獨照上頭版可夠大家消遣的。聽說指導員（今稱輔導長）把他叫去罵：『媽的，為了你這事，我每天晚上，週末都要去開會。你以後千萬不要幹這種事了！』指導員頂多被記個嘉獎，卻花了許多額外時間應付「效忠領袖運動」，他還是有老婆及小小孩的人。

再回來談談澎湖的駐防。我屬那一連守衛拱北山的美軍雷達站，後來被調去另一步兵連守海灘，收音機在海邊就很容易聽到對岸廣播。當然，收聽匪方廣播是犯法的，但是大家好奇，還是會去聽，甚至指導員及連長有時都會偷偷聽他們的相聲節目。還有，對岸常有親人喊話，或指名向某人招降，可見他們的情報做得不錯。有個老實的老士官似乎聽到他浙江家鄉的一些事情，卻無興奮之情。但他告訴指導員，有幾天聽到姐姐在山裡喊他小名，他要去山裡找姐姐。指導員開導他，告訴他浙東離臺灣有上千里路，聲音不可能傳到澎湖。但他還是去山裡找，沒找到什麼，卻在山裡拾得一隻相當肥大、受傷

的鳥。他做了一個精美的鳥籠，每天餵食。也用長長的彩繩拴住鳥腿，放風出籠。還教那鳥兒一些小花樣，變成他的朋友，不再提他姐姐。有一天，他提著空鳥籠問我要不要，送給我。我並不養鳥，不可能接受這禮物。這時他才黯然的說鳥不見了。他留下空籠，無言轉身而去。我知，天堂裡最美麗的鳥，也比不上這隻肥大跛腳的鳥。後來聽說是被隔連的士官偷去下了鍋。

連上有一位班長時上士，這姓少見，我只在「水滸傳」裡見過好漢時遷。時班長北方口音，魁武英俊，操練及統御純熟，有時向上級頂嘴，是那種「霸王兵」，大家都不敢得罪他。有次我帶他到一座廢棄（或未完工）的飛機場出任務，第一次和他聊天。他告訴我和堂哥一同加入國軍，是他們娶新媳婦後一個月，而且不是媒妁之言，是娶自己喜愛的姑娘，那時他18，妻子16。我沒問他為什麼加入國軍，生活太苦？被拉伏？還是躲共產黨？他告訴小妻子等著他，很快打完仗就回來。他們在各地轉戰，馬尾之役他兄弟倆一同攻一棟小坡上的房子，堂哥中彈倒下，斜依在一輛手推車後面。他看到解放軍由側面上來，大聲急喊要堂哥轉到手推車前面掩蔽，喊了好幾次，以為是槍聲蓋住。但堂哥根本不在乎，根本不理他——因為他已經死了。時上士給我夾在軍人補給證裡他小妻子的照片，確是清秀的鄉村姑娘：『我想回去，但回不去了！』。

他說這話，我想到雷馬克的「西線無戰事」。一次大戰時，那些十七、八歲的德國男孩受到老師慫恿參軍，被派往西線戰場上殺戮或被殺。這些離家的大孩子緊密的結合在一起，然而他們知道那種友誼不可能維持太久。他們一個一個倒下，生存的機會越來越小。最後，主角保羅死在戰場上：「他於1918年10月某日倒下。那天整個前線一片沉寂，司令部的戰報只有簡略的一句話：西線全無戰事 (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)。」這些年青生命的死亡、恐懼及友情可以存在於任何一個時代的戰爭，任何一個山林，任何一條泥濘的戰壕，沒有時間的限制。

『在軍隊裡沒有家人，交個朋友真好，因為明天會怎麼樣都不知道。但是那個朋友死了，又特別難過。』時上士是個勇猛的角色，低聲向我說這話時似是頗有感慨，我未接下文。軍人親臨戰場，生命朝不保夕，以及戰爭的緊張，他們不願或無暇去思索死亡問題。我看三島由紀夫的「春雪」，描繪了20歲的主角松枝清顯看日俄戰爭的圖片，數千士兵遍佈在橢圓形的原野上，延伸到遠方盡頭，沐浴在深沉的微光中。然而那是真人，還是已戰死的士兵？是實景，還是幻覺？

想起另一部也是以一戰為背景的背景影片Joyeux Noel (「近距交戰」或「聖誕快樂」)，是英、德、法三國共同攝製。那時一次大戰已脫離騎兵戰，進化為砲戰及戰

壕戰，三國士兵在冬日的戰壕中渡日，及廝殺，屍體散佈在皚白雪地上。聖誕夜來了，英國戰壕裡傳來蘇格蘭風笛吹奏的聖誕歌曲「平安夜」，德國戰壕裡一個好嗓子的男高音士兵隨聲唱出，唱完三國戰壕響起一片掌聲喝采聲。德國男高音索性爬出戰壕，順著風笛伴奏再唱一曲聖誕歌曲，離鄉年青的士兵深受感動。由此，三國軍官協調停戰一天過聖誕節。互相殺戮的軍人交換巧克力及紅酒，在空地上踢足球，拿出妻子或愛人的照片示給敵人看，甚至約對方戰後帶妻子來家鄉渡假，像親熱的好弟兄。這是真實發生的事，據記載事後三國軍人都受到懲罰，因為戰場上詐術難辨。

我待過的三個步兵連裡有國軍，古寧頭的解放軍戰俘，韓國戰場上俘虜的反共義士。他們原本是你死我活、互相殺戮的敵人，現在在連裡親睦的相處，因為他們在臺灣大島上沒有親人，也沒有朋友——就像影片中聖誕夜英、法、德敵對三國的士兵一樣。然而，他們多來自農村，本不識字，他們知道為何而戰，為誰而戰嗎？海明威筆下描寫大戰時美國青年響應威爾遜總統對德宣戰的號召，抱著崇高的理想為了正義、為了自由、為了人類的文明走上戰場，渴望在戰爭中找到真正的價值和生命。但是他們看到戰爭的真面目，殘暴、敗德、屠殺、謊言、混亂……那些崇高的理想全被戰爭抹殺，他們澈底感到幻滅，戰後回到原來社會已格

格不入，不再屬於這塊土地，變成「失落的一代」(The Lost Generation)。

而我遇到的這些野戰步兵，這些勇士英雄，他們不是迷失的一代，但他們曾捍衛了臺灣的自由與安全。他們是吃了敗仗退到臺灣，待遇菲薄，與社會分離，被歧視的一群。那時戰爭似是不可避免，臺灣海峽平靜，高山寧謐，但我們沒有忘記戰爭，戰爭也沒有忘記我們。然而那是什麼樣的戰爭？主義之戰嗎？利益之戰？籌碼之戰？還是一場混亂的內戰？許多人埋骨的戰場，可曾是在他家鄉春閨夢中人不知的安息之處？那些從死亡的蔭谷中掙扎出來的，除了被動及嚴格的軍隊生活外，其他時間都在等待，等待著戰爭，等待著回家。他們不成形的愛，他們言不盡的恨，殘缺不全夾雜著血肉模糊的回憶，永遠無人作傾訴對象的夢，終於成為明日黃花。或者，或者有些在撤退到美麗寶島之前，已成了無定河邊骨。

本文同步刊載於2018年5月《自由時報》副刊